

我家就在岸上住

——探访大运河天津段的非遗故事

■ 本报记者 张帆

大运河天津段沿线示意图

“白河流水日汤汤，直到天津接海洋。”天津大运河由南运河段和北运河段组成，在三岔河口与海河相连通，流经静海区、西青区、南开、红桥区、河北区、北辰区和武清区，纵贯天津西部。得天独厚的缘优势带来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及独特的天津文化与民俗，也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众多非遗瑰宝。如今，大运河的部分传统功能已逐步退化，但见证了运河两岸经济发展、社会变迁与文化演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

市井

韩冬手绘叫卖图。



漕运

田氏家族制作船模。



习武

北仓少练老会。



老会

百忍京秧歌老会。

铿锵吆喝 千段津味『好声音』

三岔河口周围 的叫卖声 陪伴韩冬长大

“杏仁茶哩个真好喝，青丝玫瑰白糖搁得多，快来哩个买来嗨呀，不买我就走啦，桂花味的。”尽管已年过七旬，但韩冬学起吆喝叫卖依旧中气十足，仿佛将人们带回百年前车马喧嚣的三岔河口，展现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民俗画面，再现了津城旧时街市的繁荣景象。

三岔河口是天津人最早的集聚区域之一。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各类日用品，因而，各种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开设商铺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自明代以来，天津居民日益稠密，商贸云集，市井发达，又因位于九河下梢，借助漕运文化，以水兴市，赖水生存，靠水发展，因此叫卖也很有特色。

韩冬是红桥区区级非遗项目天津老叫卖代表性传承人。在他看来，天津的吆喝风格源自码头的漕运文化，多为高门大嗓，如大河流淌，直来直去，音韵铿锵，正符合天津人爽直、热情、开朗的性格。

韩冬与老叫卖的缘分源于儿时。他说，三岔河口周围 的叫卖声就像是合奏曲一样陪伴他长大。为了掌握地道的叫卖腔，他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带着录音机遍访周边各个县市，几十年间学会了1300多段老叫卖声，还为每段叫卖声绘制了惟妙惟肖的配图。一幅图一个场景，一幅图一个故事。这1300多段叫卖声，基本是韩冬采集于三岔河口周边、老城内外、城厢一带，以及河东地道外、河西谦德庄、和平南市等历史悠久的居民聚居区。这些传袭至今的“好声音”从侧面反映了天津市井风貌、商业文化的变迁，记载了城市发展进程。

微缩漕船 忆运河百舸争流

北运河边的田氏家族世代与船打交道

田氏家族祖辈生长在北运河边，世世代代与船打交道，在漕运的年代，造就了田氏家族用船、驶船、爱船，以及制作船模的传统。田氏船模制作技艺创始人田继勇经常跟随长辈出航，在运河上看到南来北往不同模样的商船、客船、官船等，十分好奇，便产生了制作船模的想法。于是，他经常到船上、码头仔细观察，画出不同模样的船型和内部结构图。

自田继勇后，经过第二代传承人田星、第三代传承人田起元的口手相传，田氏船模制作技艺反复磨炼、改进，船模做得越来越逼真，如同河道中行驶的真船。第四代传承人田恩祥是田起元的长子，自幼受家庭制作船模的熏陶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田氏传统榫卯镂空雕刻木船模型技艺。几十年来，他制作各种船模200余只，有的被博物馆收藏，有的被爱好者收藏，还为中国京杭大运河纪录片的拍摄，制作了微缩漕船模型，再现了当时京杭大运河漕运发达的盛景。

田氏船模第五代传承人田霞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木工知识，从造型设计、挑选木材、刨木到凿明暗榫、打磨部件，如今，依旧用古法手工技艺制作船模。竖龙骨、分隔舱板、装船壳板、做甲板……前前后后几百个零部件，上百道工序，精益求精的她通常需要耗费几个月才能完成一件作品。

田霞说：“当年的海河渔船和运河漕船都已经消失，我们复制出了古代船模，全部采用仿真制作，严格按照真船的制作流程，比如船桨、船帆、滑轮、绞关、门窗，我们制作的都与真船一样能动。”在田霞看来，仿真船模的魅力在于仿佛再现了当年大运河的景象，一艘船承载的不仅是船模知识，还有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。

拳脚功夫 非遗项目近30项

南运河畔独流镇因『水』孕育天津本土拳

运河养育了两岸村民，逐渐形成了淳朴的民风。受漕运文化影响，武术在此落地生根。目前，天津大运河相关非遗项目中武术类项目就有近30项。

太祖门独流通背拳（苗刀）是静海区的市级非遗项目。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孙金生介绍，太祖门独流通背拳发源于静海区独流镇，兴于静海县城，是天津的本土拳种，展现了静海区的运河文化。

独流通背拳之所以能独树一帜，与独流镇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。清代，位于南运河畔的独流镇是水旱码头、漕运重镇，大清河、子牙河、南运河等多条河流在此汇集，南来北往，舟车不断。由于客流繁杂，镇上居民多习武自保，并有机会和南来北往的高手交流。交流过程中，很多名手得到高人的真传、秘传，使独流武术具有了不尚花饰、惟重技击的特点。

受漕运文化和妈祖文化影响，南北地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广泛交流，逐渐形成了运河文化带，运河两岸的花会、体育健身组织不断扩大。天津大运河沿岸许多地方早年就有习武会馆、少练会等群众组织，更有武术名家落户。王秦庄少林功力拳便是运河文化带结出的硕果。北辰区王秦庄村位于北运河岸边，当年功力拳师王大友落户，为村民们传授功力拳。

北辰区文保中心业务部部长杜易介绍，北辰区特别是北仓一带是北运河的漕运要道，“因为运河在此处河道收窄，所以运进北京的粮食需在此处从大船上卸下，就地存储，再换小船运进京城。漕运的兴盛带动了镖师、护院等一些职业需求，因此北辰区的青壮年一直就有习武的风气。比如北仓少练老会，据说登高英雄杨连弟就曾在此会练武，双街有鲍式八卦拳，天穆有摔跤技艺、天穆回族重刀，宜兴埠有二十四式通背拳，这几个镇的武术项目都与运河漕运有关。”

民间舞蹈 高跷独具『津』彩

『西码头』百忍京秧歌老会坚守百年传承

运河因人而兴，由此开出绚丽的民间艺术之花。据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——天津卷》记载：“天津从事民间艺术活动的群众组织，习惯命名为‘会’，一道会就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。”

天津民间舞蹈形式多样，有的土生土长，有的随漕运流传至今，在与天津本地民风民俗融合后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形式。早年间，高跷艺人在码头上劳作全靠肩脚功夫。走跳板时，上下颤动，保持“立肩”不晃，稳如泰山；车夫赶牲口要鞭头有准儿，脚下不乱。他们将脚步的走势、腰部的扭动，带入高跷技艺中，形成高跷表演中的“下蹲坐腰”“扑蝶翻身”等舞蹈动作；再依照戏曲、小说等情节来设计编排，从而形成了天津民间舞蹈特有的形态。

据统计，天津运河沿线与民间舞蹈相关的非遗老会有20余道，从古至今，“老会不老”，让独具“津”彩的运河文化生生不息。

辛庄桥位于子牙河与北运河交汇处，桥东侧的小广场是西码头百忍京秧歌老会周末训练的场所，周周不辍。

“西码头”位于南运河最西端，在现今红桥区复兴路西侧。昔日的西码头“船装车载，车往船来”。如今，西码头百忍京秧歌老会会址依然坐落在西码头运河边上，经久不变。西码头百忍京秧歌老会成立于1819年，精通“京秧歌”的北京人蔡绍文到天津西码头做账房先生，与西码头居民往来相识，并为他们豪爽侠义、善良淳朴的民风所感动，于是传授他们“北京高跷秧歌”。西码头百忍京秧歌老会也称“百忍高跷”“西码头京秧歌”，“百忍”取意“百事和忍礼让”。

老会已传至第九代，现有会员30多人，最年轻的徒弟13岁。这些人都是周围邻居，以及会员家里的长辈、小辈。老会员刘德强告诉记者，老会经费主要由政府的非遗专项经费和会员会费构成，但随着演出活动增多，日常开销的资金缺口主要由会员自费解决，“这离不开老会员对这道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。”

刘晓潼是老会的第九代传人，第一次出会是老会202周年的纪念日演出，当时扮演的角色是“俊鼓鼓青”。“第一次是和爷爷一起演出，还有点儿紧张。第二次演出就从容多了，感觉之前10多次排练和20多次修改队形，都是值得的。”

老会第八代传人徐宗信入会已经40多年了，“看着小辈们能够喜欢咱们的民俗文化，感觉挺欣慰的。我们的民间艺术，不应该离生活越来越远。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不能一直被动保护。如何更好地融入新时代，在传承的基础上主动创新，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”

高跷艺人在表演。

鲍式八卦拳。



田氏船模。

天津被称作“大运河载来的城市”，195.5公里长的运河沿线孕育催生了津味儿十足的民俗文化和韵味独特的“活态遗产”。

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项 妈祖信仰和太极拳

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6项 国家级

153项 市级

289项 区级

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开展大运河天津段沿线区域非遗项目调研建议

构建非遗动态档案数据库

从去年10月开始，天津市艺术研究所（市非遗保护中心）开展了大运河天津段沿线区域非遗项目调研。调研组重点围绕各区非遗主管部门在“运河文化+非遗传承”领域开展的工作、保护传承现状、当代价值和创新发展等进行调研。其间，大运河丰富的文化内涵、非遗传承人的自信坚守，给调研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历时5个多月的实地走访，调研组基本上全面、系统地摸清了大运河天津段非遗项目的发展现状、存在的问题，以及今后如何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、活化非遗传承发展。

调研组负责人杨秀玲说：“这几年，天津大运河沿线

一些区域非常重视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发展，而且在‘运河文化+非遗传承’方面，采取了不少举措。比如静海区在2022年着力打造‘运河文化轴’精品文旅路线，推出了3条‘运河风光游’线路，用丰富的旅游点串起运河沿岸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，这也是静海区首条国家级旅游精品线路。针对非遗项目，静海区项目保护单位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措施，例如列入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‘独流老醋酿造技艺’，在老厂区内仍传承着手工酿醋技艺。”

杨秀玲向记者介绍，北辰区在2021年设立了非遗展

示中心，以运河文化为主线搭建特色场景，通过“运河武魂”“医术与艺术”等多个板块让群众近距离接触非遗、了解非遗。运河文化的发展还带动了北辰区花会的繁荣，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刘园祥音法鼓会，其属地刘家花园紧邻北运河西岸。老会现在共有50余人参与习练、出会，服装道具保留完好，并有新复制的完整会具一套。

面对丰厚的文化遗产，此次调研发现了哪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？杨秀玲说：“超越千年的时空跨度和形态多样的遗产类别，将大运河文化掩盖在厚重的历史碎片之下，不同时期和不同形态的遗产资源叠加交错，使得大运河流淌伴生的非遗整理挖掘工作千头万绪。”

调研组逐步理清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，杨秀玲表示，目前，运河沿线非遗项目缺乏深入挖掘及相关档案数据库建设，对传承发展现状缺乏动态管理；在落实“合理利用”上，存在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；有的项目传承发展活力不足，传承人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意识不高。同时，随着自然

环境和文化生态的变化，各项目的传承环境受到影响。“以传统舞蹈中的高跷为例，是天津最具特色的民间舞种之一，有‘文跷’和‘武跷’之分。近几年，各高跷老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传承问题，突出的就是后继无人。高跷不同于其他舞种，其技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危险性，很多家长不愿意子女从事这项带有危险性质的娱乐活动，有的老会会员也不愿子承父业。再就是生活环境的变化，高跷的传承可以说街巷好于高档社区，平房好于楼房，近郊好于市中心，农村好于城市，传承‘土壤’的流失或多或少阻碍了传统舞蹈的延续。”

如何讲好“运河文化+非遗传承”的天津故事呢？杨秀玲说，调研组初步构建天津大运河非遗动态档案数据库，根据非遗项目本身传承发展活力给予重点强化，推进沿线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。同时，依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天津特色的文旅融合品牌路线；在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期间，进行大运河沿线非遗活态展示，不断增强非遗传承活力。

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